



(一)

奔涌着，奔涌着。

从云飞浪卷的太平洋深处，汹涌到宁静而秀丽的夏威夷海滩；从椰风海韵的南国，一路播绿到似乎还在沉睡的西伯利亚原野；从东海岸的座座岛屿，湿润到了秦岭山深处少女们清纯的脸庞。

奔涌着，追求着。

追求着冰雪消融时刻树枝上暴出的鲜嫩的细芽，追求着大河开凌时万马奔腾般的壮观，追求着岂止“江南岸”的绿色海洋。

春潮，自从你在蔚蓝色的赤道孕育的那天起，你就载取着时空，呼吸着寒气，吞吐着古今，认定绿色是你的抱负、燕舞是你的所爱、生机是你的追求。为了心中的梦想，为了不懈的追求，你万里坎珂、万里苦难、万里跋涉，不知唱了多少曲情歌，不知滋润了多少的情思。崇山峻岭、深沟峡谷，还有那些有形无形的分水岭，都挡不住你旖旎的梦幻，你雄奇的理想，你伟岸的精神。

春潮，当你亲吻海岸、滋润大地的那天起，沉睡了一冬的春雷，所有凝聚的能量都在这一刻爆发。风儿因你的奔涌而瞬间变换了节奏，雷声因你的奔涌而瞬间更新了音符，冰川因你的奔涌而瞬间得到开化，田野因你的奔涌而瞬间开始复苏，大自然又完成了一次辉煌的分娩。

(二)

奔涌着，奔涌着。

当万物还在大地母亲怀抱里冬眠的时候，当边关的冷月还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的时候，当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的时候，你就蓄势待发，开始汹涌澎湃。

排空，你会欢歌；

拍击，是你最爱。



春潮，向着远方奔涌

——献给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第一个春天

□ 顾伯冲

春潮，凡是你奔涌过的江河，总是唤醒了阵阵的春雷；凡是你润泽过的大地，总是给万物注足了生命的浆液；凡是你荡涤过的地方，总是埋葬了落后、贫穷、苦难、愚昧、奸诈及一切人类的糟粕。

春潮，无论在港湾、海峡、沙滩，还是礁石、急流、航道，处处都有着你浪花的飞溅，处处都听到你春天的凯旋曲；无论是群山、平川、丘陵，还是深壑、田野、村庄，处处看到对春潮滋润的回报，处处听到礼赞春天的呼号。

但是，春天有时也有着人类永远读不尽的深奥，就像“倒春寒”一样总是让人猝不及防。春寒料峭的日子，小小的冠状病毒从武汉蔓延四方，疯狂肆虐初春的大地。一时间，不畏艰难的白衣天使、将军士兵、新闻

记者、工人农民、领导干部，还有无数相识与不相识的人们，披坚执锐，星夜驰援。

他们的行动就是春潮壮阔的奔涌。那从无垠的天际下滚滚涌来的蓝色的诗行，那发出炸雷般声响的白色标点，是时令赐给人类的又一部惊天动地的史诗。

任凭沧桑变幻，浊浪逆流，惟有你无畏地贯穿南北，横亘古今，激荡中华民族的勇敢和智慧，见证神州大地的历史与传奇。

(三)

奔涌着，奔涌着。

春潮，斗转星移，你总是如约而至，年年低调，岁岁守信，从不发表

任何宣誓，从不唱着什么高调，你真是有大美而不言，有明法而议。

春潮，你像诗人一样有韵有形，但更像一位哲人，有着自己的意志和生活方式。有时浪涛耸立，仰天咆哮，这是你对虚伪、狂妄、苛刻、嘲讽、凶恶、势利的愤怒；有时波光潋滟，好似妩媚的少女，这是你对真诚、谦逊、宽容、善良、友好的赞许。

然而，不管你以怎样的面貌出现，不管你有着怎样变幻无羁的性格，却总是带着高山巍峨的向往，带着草原绿色的憧憬，带着戈壁荒漠的渴望，带着森林葱郁的幻想，汹涌澎湃，永不止息。湖风拂面，柳岸闻莺，姹紫嫣红，原来这就是你留下来的生命密码。

感谢你，春潮，因为有了你不竭

的奔涌，才有了北方的雄浑，南方的婉约，西方的理性，东方的神秘。因为有了你不竭的奔涌，才让我听到曹孟德的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，看到了李太白的“孤帆一片日边来”，想到了张九龄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。

春潮，你有如此壮美的大手笔却始终不言，是一切熟视无睹的麻木，还是独得傲然自乐的幽明不足道人？呵，我明白了，你是经历了更大视野、体悟了更深意趣难以言之的沉沉缄默，你把所有的生命热能演绎着“春天的故事”。

(四)

我敬仰一切春潮似的理想抱负、春潮般的千秋伟业、春潮式的弄潮人

物，我仰慕春潮的气魄、春潮的格局，神往春天的故事。

一切开拓创新、造福人类、正义进步的事业，就是春潮式的汹涌奔流；一切有灵魂、有担当、有血性、有眼光的人们，就是奔涌的春潮。

春潮，你把思想写上蓝天，精神泼向海洋。你不能没有奔涌的杰作，失去了奔涌的杰作，便失去了跌宕的层次和丰厚的内涵；你不能没有奔涌的奇观，失去了奔涌的奇观，便失去了澎湃的性格；你不能没有一往无前的生命奔流，失去了一往无前的生命奔流，就失去了不朽的灵魂。

日月星辰，天之文也；五岳四海，地之文也；城阙朝仪，人之文也。春潮，你是写在蔚蓝色星球上的绝世诗行。

岁月悠悠，你不知疲倦地在奔涌，峰回路转，你一直坚定地涌向远方；隆隆的潮声，像似唱着一支充满憧憬的希望之歌。

二十年代第一个奔涌的春潮，正像每日的黎明倾尽自己全部的深情去拥抱太阳一样，去拥抱那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未來。

奔涌吧，春潮。大海与大洋的奔涌，大江与大河的奔涌，昨天与今天的奔涌，大地与心灵的奔涌，向着梦想与远方，永远地奔涌、不竭的奔涌。



诗有远方，远方不远

□ 韩希明

说起古代，有人会一脸向往。现代人总把浪漫和闲适归于“诗与远方”，这个“远方”的指向是美丽静谧的山林，也包括我们回不去的从前岁月。可是，古代，并不因为没有工业污染就空气清新，也常常“终风且霾”（《诗经·国风·终风》），古人也不是因为常吃有机食物就百病不侵，“往往百怪窃窥视，思以疥疫伤群元”（宋·强至《和礼之喜雪十二韵》），古代也常常暴发感染范围很广的疫情，有时还很凶险。“里閭疫病起，灾速逮婴儿”（宋·吴芾《有感》），“虐甚溺与焚”（宋·范成大《与王夷仲检讨记社》），对于百姓来说，危害程度超过了洪灾和火灾，其状惨不忍睹：“殍亡与疫死，颠倒投官坑。坑满弃道傍，腐肉犬豕争。往往互食啖，欲语心惊魂。荒村但寂寥，晚日多哭声”（宋·蔡襄《鄞阳行》）。

古代暴发瘟疫的原因很多，有战争、旱灾、水灾、蝗灾等等，古人还认为暖冬会带来瘟疫。宋代王安石说：“阴阳更用事，冬暖岂所宜”（《天下不用车》）。”宋代方回认为“冬暖人多病”（《艮思台冬日》），宋代陆游《冬暖》诗“今年岁暮无风雪，尘土肝肺生客热”，诗人不仅仅为自己的身体担忧，他更关注民生，“日忧疾疫被齐民，更畏螟蝗残宿麦”，所以，他十分焦灼，“浓霜薄霰不可得，太息何时见三白”。于是，他向往着，“老夫壮气横九州，坐想提兵西海头，万骑吹茄行雪野，玉花乱点黑貂裘”。当然，这只能是想象。古代普通民众，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，几乎没有招架之力，“乡邦更疫病，骨肉尽离散”（宋·董嗣兴《程中叔来备言近况因与之饮》），“今春齐安大疾疫，闾里老弱死籍籍”（宋·张耒《雪中狂言五首》）。

药石不及之处，民众只能祈求神灵，“朱泥逐疫烧灵药，桃板书符换旧诗”（宋·张耒《守岁》）”，寄希望于吉祥寓意的植物，“家家御疫折桃枝”（宋·白玉蟾《端午述怀》）”，还有

那些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仪式，“僧唄家禳疫，神船社送劳”（宋·陆游《门外野望》），明代高启的《里巫行》则揭露了求神驱鬼根本无效，“里人有病不饮药”，没有求医问药，却笃信神灵的法力。“走迎老巫夜降神，白杨赤鲤纵横陈”，好吃好喝款待巫师，尽量按照巫师的要求铺排，“男女殷勤案前拜，家贫无肴神勿怪”，家人的态度不能说不虔诚，“老巫击鼓舞且歌，纸钱索索阴风多”，巫师也不能说不卖力，“巫言汝寿当止此，神念汝虔贻汝死”，似乎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了吧？可是，“送神上马巫出门，家人登屋啼招魂”，病人还是没有能够活下来。

古代的疫情，常常靠气象变化得到控制，“西风挟雨声翻浪。恰洗尽、黄茅瘴”（陆游《青玉案·与朱景参会北岭》）”。现实中，冰雪世界真的来了，“飞蝗扫地无遗种，瑞麦连云有两歧”（陆游《雪作》）”。宋代黄庶《观雪》诗：“疑是天公戏，都倾海作盐。松筠知不变，丘壑见无厌。清为诗家极，寒因酒户添。冬温成俗疫，得此胜针砭”。宋代方回喜雪诗“小迟尚可詫祥瑞，大快一举洗污浊”（《次容斋喜雪禁体二十四韵》）”。宋代曾巩的《咏雪》诗，开头极力渲染一场大雪：“严严层冰塞川泽，汹汹北风鸣木石。黄云半夜满千里，大雪平明深一尺。两仪混合去纤间，万类韬藏绝尘迹。”诗人细致入微地把白雪皑皑之下山川、沟壑、树木各种景物描绘得气磅礴，之所以会如此饶有兴致，是因为“渐涵沟畎兆丰富，洗濯閭閻消瘴疫”。

在疫情面前，古代诗人深知医药之重要。宋代陆游说“瘴病连年须药石”（《登剑南西川门感怀》）”，李流谦说“病身须药石”（《建兴七首》）”，范成大说治病还得“调糜药石，黑簿回春温”，因为“社公亦塞责”（《与王夷仲检讨记社》）”，向神灵求助不靠谱。黄庭坚有长诗《次韵定国闻苏子由卧冰绩溪》，牵挂病重的苏辙。苏辙感染的疫病与气候有关，

隔年初冬十月还雷声阵阵，整个冬天没有结冰，到春天时疾病流行，病人高热寒战，时有亡者，当时却没有用来治病救人的医药，“巫师司民命”，只是听凭巫师装神弄鬼欺骗百姓，诗人“感叹中夜起”为苏辙担忧。如果实在没有医药，那就只有做好自我防护，注意气温变化，当心冷暖，尽量争取不生病，“君子慎疾防寒燠”，“荒凉穷巷幸无他，更勤高眠饱饷粥”（宋·张耒《昨者》）”，用充足的睡眠和清淡易消化的饮食保障健康，增强免疫力，他们有的喝营养丰富易消化的豆粥，“餠姜屑桂浇蔗糖，滑甘无比胜黄粱”（宋·范成大《口数粥行》）”，有的吃野菜食疗，“春深土膏肥，紫笋迸玉裂。烹之芼姜橘，尽取无可掇”（宋·张耒《食蔬羹苗》）”。

疫情当前，亲情就是良药。明代有首《慰病》诗：“心清如水月堪知，病里光阴总强持。且祝维摩香一炷，待他否极泰来时。”这位朱姓诗人，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，可是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温情的诗。诗人强调的是，要有耐心，有信心，要坚持。诗人鼓励的是她的亲妹妹，柔柔的劝慰，却有着巨大的穿透力，直达现代人的心底。

疫情当前，友情就是良药。唐代白居易有诗《谢元八寄金石棱》“欲将何药防春瘴，只有元家金石棱”。金石棱，疑为古方“金石凌”之误，组成以金石类药物为主，如金、芒硝、石膏等，故名金石凌，主要用于治疗热毒之病，与“防春瘴”联系得上。暖冬不太平，诗人显然正在为可能发生的春季疫情而担忧，朋友的药来了，真是及时雨呀，这份情意是多么珍贵！宋代王安石也曾感谢友人在困窘中倾力相助，“举族贫兼病，烦君药石功”（《送陈景初金陵持服》）”。

疫情当前，要紧的是自己先要静下来。靠读书沉静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有时不如干脆放开了安寝睡一觉：“瘴病扰灵府，日与往昔殊。

临文乍了了，彻卷兀若无。竟夕谁与言，但与竹素俱。倦极更倒卧，熟寐乃一苏。欠伸展肢体，吟咏心自愉”（唐·柳宗元《读书》）。”健康状况跟以前大不一样了，又因为感染了疾病扰乱心境，看着文字感觉明明白白，翻完了一本书却什么都没有记住。一天到晚，没有谁可以聊天，更没有谁可以倾诉，只能跟古书相伴。累极了倒下睡了一觉，沉沉一觉之后精神恢复了，伸伸懒腰舒展一下，再朗朗读一会儿书，觉得很愉快。传染性的疾病有时难以避免，有的诗人懂得，欣赏美景可以调节心情，自我疏导，鼓舞自己，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姿自有仙风”（苏轼《西江月·梅花》）”。若是病了，而且病情严重，也不能自乱阵脚。宋代陈宓《病后寄郑自正》，写了他自己是如何与病魔抗争的。他“卧病六十朝”，时间够长的了。开始时，忽而怕冷忽而发热，腹泻，眼泪鼻涕齐流，请了不少医生，吃了很多药。可是，也许是药吃得太多了，也许是药物过敏，“金丹号起死，入腹作鼎沸”，毒副作用很大，“服之不能瘳，束手信无计”，他横下一条心，“嗟余有天命”“再拜谢群医”，不再吃药，只用日常饮食来调理，“曾不数阅日，颇能安寝寐”。可是逐渐好转之际，眼睛又发炎了，“平旦涩难开，未晚痛先闭”。此时，他苦恼的是不能看书，以前看过的现在又不能回忆起来供回味，他期待“何时双眼明，一览经满笥”。目前是“今为辕下驹，横空但有气，又似笼中鸟，束缚剪双翅”，但是他信心满满，“会当有时节，飞腾历万里”。

诗有远方，远方不远，就是又一个全新的春天！



满江红·齐心胜

□ 张凯宁

江城乃予求学之地，
樱花甚美，风景独好。
疫情肆虐一月有余，忽来有感，
于庚子年正月廿一命笔，
以赤诚之心祝战“疫”成功！

长叹江城，愁云布、千帆寂静。
望九州，星移斗转、悲欢相映。
纵横岭川花斜影，连天荆楚荒无径。
赴危远、一片渡江白，尽改命。

余年寿，生者庆。
白衣见，闻者敬。
聚齐心骤使，山河听令。
雁返人归烟火旺，书香益浓风雨定。
盼珞珈、贺满园缤纷，榴红杏。

